

昭示：

中国问题大写真

中国慰安妇

1993 • 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

日本兵对她们肉体的蹂躏
令人发指不堪回首
让人不敢正视的是
历次运动极左势力
对她们灵与肉的摧残
又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江 浩 著

作家出版社

新
新
闻

中国问题大写真·

昭示：中国慰安妇

——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

江 浩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昭示:中国慰安妇

——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

作者:江 浩

责任编辑:周 坤 侯秀芬

责任校对:王 飞

装帧设计:木 林

插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内蒙古乌海市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张:9

插页:

印数:00001—30000

版次: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03—0/I·702

定价:5.88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将此书献给——

不愿披露姓名的一位香港商界大亨，为本书的跨国调查和出访，提供了丰富的资金和条件；我和所有的志愿工作者才得以6人完成这一超越时代的追讨正义与公道的情感工程。

在此隆重鸣谢：

没有你们携带现实走向历史的真诚和胆识，罪恶可能仍旧在历史的避难所繁殖着畸形的真理。

志愿工作人员名单：

日文翻译：苏伟 蒋洁 戴青颖

英文翻译：赵红 魏娜 杰克 马正停

法文翻译：姜一军 林露

中 文：周正野、林颖、赵曼

梁风潮、况君、刘微

张中基、李长江、万山亭

1992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开始就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向报界发言：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复杂问题，日本方面应当妥善处理。

1992年4月1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阐述的观点和立场不到21天，中共中央最高级首脑江泽民在钓鱼台芳菲园访日前回答日本记者关于索赔提问时，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和原则。

声 明

本文所涉及的历史与现实的人和事，均经过多种渠道材料来源审定和电脑综合查实。

本书作者将承担由此可能引起的国内或国际上的一切法律诉讼责任。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在此书行文中，做了可以理解的姓名、地址等技术处理。尚希读者理解。

江 浩

1993年7月末

北京·亚运村

抗日战争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 中国妇女集体诉声：

我们能够忍受日本鬼子的蹂躏，
并能等到抗日胜利；

我们知道，

自己的行为给国家和民族都抹了灰，

但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一直过着不是人的生活。

我们能够忍受日本鬼子的糟蹋。

可我们不能忍受我们自己的近四十年的糟蹋。



—

● 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就二战时日军强迫韩国及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在各种外交场合和访问中，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表示谢罪和赔偿意愿。

● 但，唯独对强迫中国妇女充当侵华日军慰安妇事，表现出令整个世界困惑的沉默和回避的态度。迄今，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还没有听到日本政府和天皇对中国慰安妇事，说一句道歉和谢罪的话。

● 日本这个岛国已从战败的蚯蚓蜕变成一条能主宰全球经济生死存亡的巨龙；而它则正好在刚刚醒来的东方雄狮的视野里，向着炎黄子孙发出“不”的宣言。

● 就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我们必须狮子张开大口，向失踪的正义和真理吼出：不！任何的宽恕和沉默，都将转化为国耻铸刻在子孙的自尊和国家的灵魂上。

1945年8月8日，美军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人类第一颗

原子弹，企图迫使日本政府投降；在最高级战争指导会议上，首相铃木提案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梅津坚决反对，主张在日本本土和盟军决战，或许在最后一刻能扭转战局，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

11时30分美国白宫见日本没有什么外交上的反应，于是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天皇裕仁被迫亲自向全世界播送了停战诏书。

1945年9月2日6时34分，日本军政要员梅津美治郎和重光外务大臣，由神奈川县乘美国“兰斯多斯”号驱逐舰，到达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舰上。

9时，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叼着自制的玉米芯烟斗，站在胜利的甲板上，发表例行公事的盟军声明。

随后，重光全权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之后，梅津全权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6年1月，一个以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为首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同年，也就是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大将、武藤章中将、土肥原贤二大将、板垣征四郎大将、木村兵太郎大将、东条英机大将、梅津美治郎大将等28名甲级犯提出起诉。1948年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刑务所部分战犯被处以绞刑。

当“密苏里”号舰驶离东京湾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同时宣告解体。

同时，一桩罪恶未被审判，便被历史毫不负责任地留给

了人类的未来；它成为整个世界耻辱的文化遗产，和不敢回顾但必须要清算的巨债，窒压在时代的心间。

远东战胜的诸国，齐集在破败的日本国土上，用古老而又灵活的朱红色算盘，清算着战场上血肉的损失后巨额的补偿，夜以继日地编著着索讨的理由根据。在他们精明的计算中，不知不觉或可能是有意地扒错了一个珠子，人为地留下一个计算上的统计错误。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做为盟军统治战败国日本的最高军事长官，皮靴刚刚在岛国登陆时，便对蜂拥而至的世界各国没有机会亲临“密苏里”号的记者们得意地说：

我们和人类一道，彻底地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的罪孽。现在，我站在日本的本土上，向一切人说，我们走出战争罪恶的泥沼。噩梦已经结束，本来它就是短命的；从现在起，我们不会因为战争带来的创伤无法抚慰而再痛苦挣扎，也不会因为战争的伤害而无处倾诉感到绝望。战争结束了，也就是说一切都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

美国、苏联、中国、瑞士、法国等 100 多家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和播送了这位将军欣喜若狂的讲演。所有的人们，都以为彻底地清算了二战时的血债。

美国，是个非常好讲演的民族；连他们竞选总统，也都得四处讲演。但麦克阿瑟将军的这次讲话，可能是对远东战事和受害的的远东人民最不负责的一次讲话。

但是，不论是麦克阿瑟还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不曾料到，在他们得意和得胜同时收获时，掩盖了四十年后必将重提的人类耻辱的罪孽，它被巨大的狂欢浪潮粉饰过去。

战争的受害者们，并没有像麦克阿瑟将军轻率预言似地走出战争的阴影。

这场波及整个东亚的心灵耻辱战争，也并没有随着“密苏里”号驶向太平洋而在这片远东的土地和记忆里消失。

不能言说或不便言说的耻辱，被莫名其妙地储蓄起来。长期的储蓄是会长出高额利息的。一旦到期，整个人类可能无力偿还它的本金和利息。

等待的是民族自尊的破产。

在日本岛国被两颗原子弹炸得母体全身溃烂时，东南亚饱受战争祸害的人民，不知是出于人类惯有的怜悯，还是顾及无法超越的自尊重荷，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受害人，都把比原子弹爆炸还要惨重的罪恶寄存起来，正义和宽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注视着这个注定有一天再次以别种形式称雄于远东的岛国。

问题的残酷不再是人类等待讨回公道和期待谢罪；而是从破败的日军军营里，突然显现出的大量而原先当地百姓根本一无所知的女人们；这些因战争结束败露出的女人们，各国的女人，虽说终于逃出太阳旗下的淫窟；但她们却陷入了世界不能饶恕和正视的耻辱中，这种人类劣根性质的歧视，戕害着复活女性的脆弱的自尊和希望。

但是，远东在一段时间里，却是视而不见。

当 1970 年 12 月 7 日，德意志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前，缓缓地向华沙犹太区纪念碑跪下，向一个几乎被灭绝的优秀种族请罪时，远东的思维方式突然被震动地跳了一下；人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日本国。

但是，远东人民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世界性大忏悔的开始，也是人类彻底清算二战时遗留下问题的前奏。

德国统一后，科尔总理公开讲演说：永远不应该忘记、推卸或缩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的罪行，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对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政策。

远东的人们回首对比着同是战争祸害日本国，努力在太阳旗上寻找勃兰特的双膝和科尔的声音。但是，人们失望了。

整个世界听到的是日元坚挺的声音。

于是，远东被激怒了。当然带有对暴发户的仇恨和一点嫉妒。

韩国率先向日本国政府提出强迫朝鲜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也就是在一天早上出现在字典里的“慰安妇”问题。

菲律宾随后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强征菲律宾妇女充当慰安妇问题。

台湾闻讯而起，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次世界大战间，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 66 名妇女给予赔偿。

做为日军侵略主要战场和兵力百分之八十集中地中国大陆，却对慰安妇问题没有一点声响和举动。这是令世界困惑和不解的沉默，也是远东地区国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平静；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说，中国都不可能幸免强迫其国妇女做随军妓女的遭遇。

1989年，年仅33岁的国际法青年学者童增，从一份资料上看到东欧各国要求前东德洗刷耻辱最后的高音，由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感的嗓子喊向远东乃至世界的。

这种声音不但要冲破封建堡垒的音障，还要扯开现代自尊的白布，才能把耻辱还给制造耻辱的人们；我们不应背负这种耻辱前行，我们的民族不能在化脓的伤口里生长自重，我们的国家不能视胯下之辱为一种健美的俯卧撑。

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这个不正常沉默的问题，终于激发了山西孟县一个民办教师，他冲破重重人为的和客观的阻力，调查和采访了几个幸存的被日军强迫拉去当“慰安妇”的老人；他到京后找到童增，将材料交给了这位年青的法学家。因为，他是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东欧各国重提战争款给中国人的启示》认识的童增。

中国慰安妇的问题，首次披露于社会。

1991年8月，国人突然发起“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规模浩大的签名运动。

也就是在这时，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应邀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等待他和交给他不仅有向前走的协助，还有向后看

的未解历史；童增、陈健、杨颐、李成一、唐行五等 108 人，也正和《水浒》梁山将士们数字的吻合，将要求日本国赔偿 1800 亿美元受害赔偿请愿书交给了海部俊树。这封请愿书里包括着敏感得一触便有炎症的慰安妇内容和事实。

慰安妇问题从阴暗的通道里走到地铁出口，但等待的决不是阳光。人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日光灯在黄昏时变成一个灵魂匍伏在谢罪的大地上。

1992 年 12 月 9 日，关于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国际听证会在东京神田“思考礼堂”举行。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当年劳工和索赔者与团体，纷纷发言，目标直指日本所有的银行和情感的屠场。他们要在这里找回耻辱的利息，同时瞪大眼睛把正义的本金也索回来。

在会议的一片不和谐的嘈杂声中，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 8 名慰安妇一一登台控诉，血泪直指当年强迫她们充当随军妓女的悲惨事实。

日本国对中国慰安妇默不承认的大门，首次在远东被 8 名遭受蹂躏的女性自尊撞响。

《纽约时报》最快发出消息，中国慰安妇终于站在日本国土上，洗刷沉默了 40 多年的耻辱，并追讨官方宣称不予索赔的损失。

《新苏黎士时报》载文评论：中国民间索赔绕过官方应允

不赔款的障碍，正式向日本国提出战争受害赔偿，引人注意地是首次提出中国慰安妇受赔偿问题。

《泰晤士报》用通栏标题报道：就二次世界大战受害国索赔一事，中国民间团体首次站出来，推翻中国免去日本战争赔款承诺。

在中国，民间团体对日本索赔问题，已经写进 1992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中。

中国慰安妇的问题，不再是两国之间的赔偿事情，而是世界道德准则是否变质的检验；这个区域，不存在着免检。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里设置免检通道口，你有权力怀疑生存的地球是否已变成腐烂的蜗牛。

中国慰安妇，在蒙受了日本军人的肉体蹂躏之后，还要经受比这种蹂躏残酷得超过百倍和千倍的精神折磨，甚至祸及到家族和后代。这可能是中国慰安妇比其它国家慰安妇更为不幸的另一个问题；也充满着中国的特色。

在世界和远东的一片声讨和索赔的巨吼中，日本这个能主宰世界经济动脉的经济大国，也是远东惟一能和西方大国在经济上平起平座的大和民族，终于在强迫别国妇女做随军妓女的罪孽面前，垂下日元一般坚挺的脑袋。

1984 年 9 月 6 日，韩国总统全斗焕出访日本，日本裕仁天皇在富丽堂皇而又充满儒教氛围的皇宫里设晚宴款待，裕仁天皇向整个大韩国谢罪：

“本世纪有一时期，两国之间存在不幸之过去，对此深感

遗憾，将不再重蹈覆辙。”

而在1978年10月23日，也就是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期间，裕仁天皇的道歉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语言结构：

“两国间有悠久的历史而其间一时发生不幸的事情。”

但裕仁天皇则对强大的美国，也就是1975年10月2日访美时，面对福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晚宴，低下头说：

“我对那不幸的战争深感悲痛。”

做为一个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和损失居首位的中国人，我们无意苛求日本天皇的言词格调的轻重，但我们有权力也有能力从中悟到日本国对中国的态度。这是一种微妙的民族感觉，也是自尊的一种敏感；但它是建立在日方对不同国家谢罪的不同态度基础上得出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裕仁驾崩后明仁天皇是如何面对远东地区战争受害者态度的。

1989年4月13日，中国总理李鹏出访日本，见到了明仁天皇；明仁天皇说了如下谢罪的话：

“对于近代有一段不幸历史之事，表示遗憾之意。”

1990年5月24日，明仁天皇在宫中设宴招待韩国总统卢泰愚，再次重申父皇的立场和歉意：

“由我国招致这段不幸时间，想到为此让贵国人民饱尝痛苦，我不禁感到痛惜之意。”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前到达日本，明仁天皇同是在宫中设宴，并向几乎没有在战事中牵连的苏联道歉说：

“两国之间有痛苦及悲伤的时期。”

明仁天皇随之遍访东南亚诸国，1991年9月26日至10